



► 薛 涛 著

小
布
老
虎
丛
书

精灵 闪现

JINGLING SHANXIAN
JINGLING SHANXIAN
JINGLING SHANXIAN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薛 涛 著

ING SHANXIAN

精灵 闪现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灵闪现/薛涛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 4
(小布老虎丛书)

ISBN 7-5313-2328-1

I. 精… II. 薛…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78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责任编辑 Email: xiaobuhu@21cn. com)

沈阳七二二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90 千字 印张: 6 插页: 2

印数: 1—20 000 册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单瑛琪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328-1/I·2030 定价: 9.80 元



薛涛，上个世纪70年代

初出生，成长于辽北，那里有谷地、林子；他喜欢烧土豆的奶奶、女巫一样的外省过路人、小烟一样的男孩、小羽一样的女孩，这一切最终长成他《鼠王日记》《废墟居民》《精灵闪现》等中篇小说的灵感森林。

现在某报社工作，主要从事幻想文学创作，获各项文学奖，图书奖，有作品选入教材、译到日本等国。

特邀编辑：黄 璜

责任编辑：单瑛琪

插 图：正 子

封面设计：冯少玲

精灵 闪现

女孩小羽根据雪白医生和妈妈的态度断定自己将不久人世。在乡下奶奶那里，小羽站在秋风漫卷的林子里，沙沙落下的叶子，让她看到了生命的轨迹。黑鸟把小羽带到“林子外面”的谷地中，在砖窑里飞上飞下的脏精灵小烟，用魔法让小羽在生命的最后完成一个女孩一生应该经历的过程：长大。在这段奇妙经历中，一个古怪的女巫出现了……

一片林子，一块谷地，一座砖窑；女孩，精灵，女巫。

少年朋友在离奇的情节中，体察长大的幸福和责任，完成对生命与人生的探索。

XIAO BU LAO HU CONG SHU

ISBN 7-5313-2328-1



9 787531 323280 >

ISBN 7-5313-2328-1/I · 2030

定价：9.80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奇妙的林子，在乡下与谷地之间	1
第二章	魔法所给予我的	21
第三章	艰难的境地	49
第四章	奇迹，在痛苦的终端	69
第五章	新的生活	87
第六章	儿子小毛的遭遇	95
第七章	“老校长”女巫	117
第八章	小毛的砖瓦匠生活	141
第九章	紫城故事片断	157
第十章	学者小烟	167
第十一章	羽毛与魔法，结束与开始	177





第一章

奇妙的林子，在乡下与谷地之间

与小烟相识是在谷地中那座破落的砖窑外面。小烟在那根烟囱里飞进飞出，我羡慕得要死。而那时我确实要死了。我一生中应该有的美好经历都不可能有了，比如爱情，比如做一个母亲，这一切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很重要，可是都跟我无关了。小烟简直异想天开，但他却办到了，把这一切放在另一个时空里，它们全变成了现实……

医 院

与小烟相识以前我躺在医院里，躺在医院以前我在操场上摔倒了。本来，我们这些女生是在练习一个舞蹈动作，那个动作像飞。做着做着我的头一麻，然后真的像飞起来一样。其实，我就是在那一刻突然昏迷了。





精灵闪现

此后在我的感觉里，世界一直与我若即若离，我抓不牢它，它也不能完全拥有我。

我问雪白雪白的医生：“我是不是死过一次？”

雪白医生愉快地笑着：“那么说不准确。你晕倒过一次倒是真的。”

我说：“那我是不是要死啦？”

雪白医生又笑了，“我们这里的医生高明着呢，过两天你就能出院了。”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要仔细看看他的轻松是不是装出来的。医生们经常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给一个注定要咽气的病人看。这样做看上去是美丽的谎言，其实是不道德的，我告诉你呀，世界上没有哪种谎话是高尚的。

雪白医生伸出雪白的胳膊按住我：“你只需要休息。”

雪白医生说完像一团雪白的云彩飘出了病房。这种纯白的云彩只有奶奶家的乡下能经常看到。乡下的一切都是它自己本来的颜色，云彩往往是纯白的，鹅的嘴是纯红的，草是纯绿的，河水是纯清的。要是秋天，空气是纯凉的，叶是纯黄的，奶奶炖的土豆是醇香的……

两位雪白医生把我推向另一个房间，安装在墙壁两旁的仪器向后闪去，然后我大概是在一条走廊里行走，两旁肯定坐满了人，能听见他们交头接耳或者打喷嚏的声音。可是我觉得自己离他们很遥远很遥远，并且这距离正在渐渐加大。妈妈的低泣我听见了。爸爸在安慰她，爸爸的嘴笨，劝不住妈妈。爸爸带上另一个女人离开妈妈以后，他是第一次说安



第一章 奇妙的林子，在乡下与谷地之间

慰妈妈的话。他们的表现让我更加感到死神的存在。

现在就去与死神拉手，我不甘心。我想多活几十年，至少也要活上四十岁，四十岁的时候我一定不太老也不太丑。其实我并不希望自己非要特老特丑的时候死去。人最好在生命燃烧得十分充分又没有老丑的时候离开熟悉的人们，那样自己不会遗憾，也不会把遗憾的样子留给别人。

我张开嘴巴说：“妈妈，我不想死，我想去乡下奶奶那里……”

妈妈停止低泣，问身边的雪白医生：“去乡下可以吗？”

片刻，一个动听的声音回答妈妈：“可以，那样做对她的病有好处。”

我愉快地想：“我又可以看见奶奶了。”

假如我能活到四十岁，奶奶活到九十岁，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世界里相处近三十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我可以跟一个男孩恋爱，如果顺利，我会决定跟他结婚，做他贤惠的妻子，给他生个儿子，也许是个女儿，我无所谓。那时奶奶就是他(或她)的老外祖母了，她应该很老很老，有八十岁了吧。

乡下·砖窑

乡下奶奶家的附近绝对没有砖窑。我每年都在那里玩一段时间，那一带有几个池塘，有几座小木桥，有几片草地和林子，我一清二楚。可是在乡下，我穿过那片林子后却发现





精灵闪现

一座旧砖窑，像海市蜃楼一样，无缘无故、无根无据出现在我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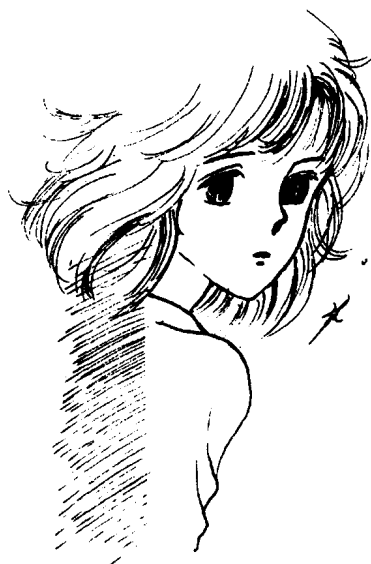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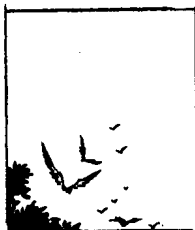
经过是这样的。

一到乡下我就要出去走走。奶奶给我说了情，“要不想把孩子憋闷死就让她出去玩一会儿！”妈妈和爸爸互相看了看，果然没拦我。

乡间的小路，比夏天宽多了；一行雁，正朝南飞呢。我来了，雁却走了，平时它们偶尔在池塘中的蒲草里露出头来。这群怕凉的鸟为了找块舒服的地方，才不怕风吹雨淋往南飞。我想过得开心并不需要像雁那么辛苦，坐车两个小时来奶奶的乡下就行了。可是等到明年春天雁归，我还能回到城里吗？我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吗？两棵梨树比去年高了一截，旁边那棵大杨树上的喜鹊窝还夹在树杈中间，没有搬走。那是一种又懒又耐冻的留鸟，宁肯冻得在枝上瑟瑟发抖也不离开。我也是留鸟，愿意留在原来的地方。树上不时落下几片金黄的叶子，打在脸上痒痒的。一片叶子从拱出嫩芽到枯黄落地之间的距离，只是从初春到深秋这么长。叶子死了，树却活着，第二年春天仍能发出一茬儿新叶儿，可是它还会记得去年那身落掉的叶子吗？我一定不是那棵长久的树，而是它的一片短暂的叶子……

叶子金黄，整个林子也金黄了。有些叶子在阳光下闪着亮色，像一块块镜子。奶奶家前面这片林子中已落了一层黄叶，我在林子里走了很久也找不到尽头。抬头向外看应该有一些屋舍才对，它们是奶奶的邻居。可是眼前还是挨挨挤挤





奶奶家前面
这片林子中
已落了一层
黄叶，我走
了很久也找
不到尽头。

我感到不对
劲，加快了
速度，几乎
是小跑了，
可还是看
不到尽头。



精灵闪现

的树木。我感到不对劲，加快了速度，几乎是小跑了，可是还看不到尽头。这片林子我太熟了。它不大，用不了几分钟就该穿过去，穿过去应该是一个磨米坊。磨米坊早不用了，经常有鸟飞进飞出，所以里面的陈糠是找不到了。我是想去磨米坊看看。去年来乡下时，我在那儿玩过一阵子，还在那儿交过一个朋友，名字记不住了，他说他差不多整天都坐在磨米坊前的石磨上抽烟玩儿。唉，他长得什么样我也记不得了。

走不出林子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敢去想。偏在这时一阵风从林中穿过，所有的叶子都抖起来，发出金属一样清脆的响声。我赶紧靠在一棵比较粗的树旁，小心地东张西望。现在要是从哪棵树后蹿出点儿什么东西来，我一定会晕倒的，哪怕是一只猫。

风总算过去了，叶子们也不抖了，林子里比风来之前更肃静了，那只黑鸟飞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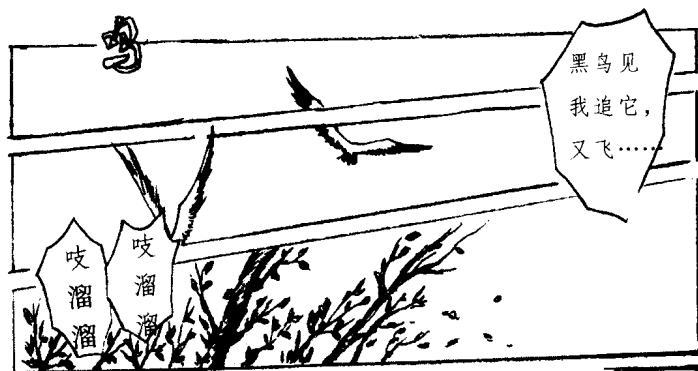
它蹲在离我有十几步远的一棵槐树上，“吱溜吱溜”鸣叫着。我从没见过这种鸟，叫不出它的名字。

黑鸟飞起来，落在另一棵槐树上。我暂时忘记了恐惧，追了几步，但保持着刚才的距离。一只黑鸟比一只黑猫“安全”多了。

黑鸟见我追它，又飞，落在另一棵树上。我再追它再飞，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这距离恰好能让我看见它却又捉不住它。它好像在有意陪我玩这个没完没了的游戏。

我决心与它周旋下去，看看会有什么结果。一定会有个







精灵闪现

结果的。

我装作对它没了兴趣，拾起一根树枝拨着落叶，找蹲在下面的蘑菇。它果然也放松多了，蹲在一簇灌木上，“吱溜吱溜溜”唱上了。

我突然朝它冲去，妄想一步奔到它面前吓它半死。可是我却摔了个跟头，翻身坐起来看时，黑鸟没了踪影。这下我能看见林子的尽头了，一片蓝天在树干之间被划成了许多份儿。远处传来“吱溜吱溜”的鸣叫——它把我带出了林子！

我面前没有房舍，更没有磨米坊，是一块浅浅的谷地。在我的印象里，这片林子周围根本没有谷地。奇怪的是，我并不打算停止这次不寻常的出行。自从走进这片林子我就察觉到了不正常，但想返回身后的林子我的心里同样有顾虑，那片林子深不可测。相比之下，这片浅浅的谷地非常明了地出现在前面，看不出有不祥的东西。现在我可能被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控制着：它先让我在一片本来不大的林子里迷路，然后又派一只黑鸟把我带出去，走进这块“不存在”的谷地……我身不由己地走着。

就在这个时候，砖窑出现了。

我一抬头，它闷气地蹲在谷地的凹陷部位，这里可能是谷地的底部。它在这次有预谋的指令中起到阻挡我的作用——它拦住我了，我不得不停住脚步。砖窑是做什么用的，我知道一点儿，烧砖瓦用的，它能把土烧成结实的建筑材料。这些都是奶奶指着她的砖瓦房告诉我的。

我说不准往下还会发生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今天是怎么





第一章 奇妙的林子，在乡下与谷地之间

么了，全是让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遭遇。我得想一想是不是大难临头了，是不是注定了我要死在荒郊野外。它让我离开医院，以想念奶奶的名义来到乡下，再把我引到这个鬼地方，然后死掉。它，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撞见了“超自然的力量”。

这肯定是一座没人用的砖窑，有一个角塌了，塌掉的砖头散乱地躺在地上。那根大烟囱还算精神，挺得直直的，立在砖窑正中，仔细一看，居然还冒着一缕烟，无精打采的。它好像砸过来了，我倒吸一口凉气，向后闪了一下。我闪在一旁，它却仍旧稳稳地立着，根本没有倒。原来它又指派这根烟囱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如同受了羞辱，脸火辣辣的，无地自容。

这么破的砖窑，谁在用它烧砖？

可我再一抬头，烟囱已经不冒烟了。“吱溜吱溜”，烟囱顶部好像蹲着一只鸟。没错，是那只黑鸟。我张开嘴巴想问问这只黑鸟，它究竟是什么意思，砖窑里传来瓮声瓮气的说话声，我尖叫一声坐在地上。

“坐在地上干吗？求你点儿事！”

我怯怯地往后边挪了挪，问：“你是谁？”

“先别问我是谁，去林子边上弄点儿树枝来，我这儿缺柴火。”

我站起来，但没动。我确信声音是从砖窑里传出来的，可是砖窑是封死的，说话的人是怎么进去的，又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太紧张了，这一定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精灵闪现

“快点儿，站在那儿没用！”

我不知道自己除了按他要求的去做外，还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小心地退着转回身去，跑到林子边上折那些枯死的树枝。我确信它是奶奶家附近的那片林子，但它连接的已不是奶奶住的那个村子了。

我折树枝，那只黑鸟立在附近一棵槐树上。这个鬼东西神秘地瞅着我，我从它身上看到了玄妙，也就是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它的出现让我彻底打消了逃回林子的念头，我相信我逃不出它的“力量”，那样做只能更糟。

我捆着一小捆树枝背回谷地，黑鸟果然飞起来，在我的头顶叫着。猛地，我察觉到了乐趣。我简直是在玩！那么我在跟谁玩呢？跟林子，还是黑鸟？还是那个瓮声瓮气的家伙？那家伙是不是黑鸟的同伙？我刚到他的地界还不认识他就帮他干这种棘手的体力活，看样子，我将永远受他们的控制了。但这种控制有点儿超自然的味道，我似乎又甘愿受控于它。

肮脏的小烟

我抱着柴火站在砖窑前，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黑鸟也不提醒我，它突地一下又飞回到烟囱顶上。

“喂，把柴火拿过来。往前走，墙上有个小洞。”他在里边砰砰敲墙。

我靠近砖窑，果然看见墙上有一个小洞，有胳膊那么粗。我趴在洞外往里面看，里面黑洞洞的，看不清什么。





第一章 奇妙的林子，在乡下与谷地之间

“塞进来，快点儿！你太好奇了。”他说，他的声音很近，就在洞里，我与他仅仅一墙之隔。

我把一根树枝塞进洞口，树枝自动钻了进去。很快，一捆树枝都钻进了砖窑。没多久，烟囱又连续不断地冒出烟来。我明白，那缕烟与那捆树枝有关，与我有关，也与那个猫在砖窑里的窑工有关。这么说烧砖窑跟奶奶烧饭差不多，都要柴火，我也算长见识了。奶奶盖房用的砖瓦就是一捆又一捆柴火烧成的，这太有意思了，简直是开玩笑。

他在砖窑里向我表示谢意，他说那捆柴火够用了，所以他要出来当面谢我。我倒不反对见见这个神秘的窑工。我盯着砖窑，看他如何变成一缕烟从那个小洞钻出来。因为假如他没这个本事，他只有推倒一堵砖墙才能出来。

我正望着墙上的黑洞出神，身旁有个声音说：“我叫小烟，你呢？”

我扭头一看，一个蓬头垢面的男孩朝我嘻嘻笑着。我瞥瞥砖窑又瞅瞅他，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他不至于就是里面的窑工，里面的窑工肯定还没出发呢。

“我就是里边那位，我叫小烟，你呢？”这个脏男孩指指砖窑又指指自己。

我的确有病，身体不好，可智商一点儿没降低，哪肯相信他的鬼话，看他那副平凡的样子，根本代表不了“超自然的力量”。我就问他：“你从哪来的？说实话吧，你太脏了。”

自称小烟的脏男孩抬起头，指了指那根烟囱，“我从烟

